Courant 楼前的流浪汉会在傍晚时清扫椅子周围的垃圾，每晚睡在 9 街 PATH 入口处的老人将一段段布条绑在大腿上以修补裤子上的漏洞。我一度试图通过不同人种的工作来断言一些事情，这里的保安黑人居多，IT 部门的小哥看起来是印度裔，听说他曾经在广西待过一段时间，然而建筑工人也有许多白人，所以我大概是错的，有些事情也许有解释，但也许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个。

2026 年 9 月 24 日

刚走进轻轨站就见到地上躺着一个流浪汉,他缩在睡袋里面,说自己生病了,让我帮忙打 911. 鉴于我的惨不忍睹的口语,我打开了免提让老人自己和警察和交流. 我不太清楚美国警察和公民的关系,老人对警察客服似的回答并不满意,或者说十分生气,反复强调自己七十多岁了,要他们派人来. 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哥,听我解释后,小哥跟我说不用担心,医院会派人来. 流浪汉也说不用担心,他们会派人来,然后继续睡觉去了. 这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美国人的配得感.

2026 年 9 月 27 日

虽然 AI 公司一直在拿数学家当抖+用,但这个东西确实给数学本身带来的新的发展、新的机遇,最近遇到数学方向的朋友、同学,总是避不开聊 AI 的事情. 舆论场的喧嚣、盲目,让我觉得我大概需要静下心来去远离一些东西,去学习一些东西,也许是数学,也许是其他一些东西. 我对此的预期是数学也许会成为我的第二职业,第一职业是什么的,我并不知道. 一个朋友跟我说过“It’s New York. Everything is possible”. 我也在期待着. 数学曾经是我逃避纷繁现实的工具,当数学成了纷乱本身,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静下心来.

2026 年 10 月 27 日